



1940-1970

江苏短篇小说选

江苏短篇小说选

(上)

1040-1070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号"×"个一丁阿里样式小个一第又册来期，卷下

卷。号"×"个一丁阿里样式小个一第又册来期，卷下第去进第

董同航京浙

。公什示卷×个友

。第又不

。理册及不否以册清只三不其併三

聊匪性空，如命能前于册册能出册只眼善说干清，香清

。丁下去里

只放从

不号"×"个一丁阿里样式小个一第又册来期，卷下手抄卷，册

一丁做册虽

楚血，寒凉

香册卷

号"×"个一丁阿里样式小个一第又册来期，卷下

。要取公什县友

士第个一第空册？人病医得册士朵耳亦件，括清，惠蛋公什

。美丑册

，共举一丁对集集士架善册糖又非！良室个友册——知

1949—1979

江苏短篇小说选

(上)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个阿麻奔，到岂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个我离阿阿 个友了丁士
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《苏治干部》白话

1979年11月第1版
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35,500册

书号：10100·334 定价：1.18元

号"×"个一丁阿里样式小个一第又册来期，卷下

编 选 说 明

建国以来，在党的文艺方针的光辉照耀下，我省文艺工作者写出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的作品，省外一些文艺工作者也在江苏的刊物上发表了不错的作品。为了相互学习、交流经验、检阅创作成绩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创作，我们从三十年来广大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创作的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特写、独幕剧中，选择一部分较为优秀的作品，按其体裁分别编选了四种选集。

编选时，除了主要从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质量考虑外，还尽可能照顾了各种题材、各种风格的作品。目次则按作品发表时间的先后排列。

由于时间匆促、资料不易搜集齐全，很可能遗漏了某些优秀作品；选入的作品，也难免有选择不当之处，我们热切地希望广大作者、读者和有关方面批评指正。

在编选过程中，曾得到江苏省文联、江苏省文化局、新华日报社等有关单位的关怀与支持，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，特此表示感谢。

目 录

马少清和他的连长	啸 平(1)
◦柳堡的故事	石 言(20)
组长和女婿	方 之(54)
边老大	陆扬烈(77)
◦解约	高晓声(90)
婆婆和媳妇	苏从林(101)
妈妈开会去了	王善继(116)
两个加油工	凤 章(126)
◦小小的心灵	许波金(144)
云顶岩上	郑树春(153)
我和表哥	王清安(172)
七朵红花	曾 华(184)
船	黄清江(194)
飞扬的歌声	艾 焯(204)
在洪水面前	戴宗朋(217)
老王	汪昌煜(227)
无风浪	朱新楣(242)
春天里的竞赛	向 大(279)
技术指导	李春光(292)

耳报大队长	杨 苡(307)
热	王树三(312)
银柄手摇鼓	天 戈(314)
刘嫂	胡古月(325)
雀雀与大炮虎子	任圣彬(343)
忆修水	吴咏湘(365)
苇塘边	竹 眠(388)
新来的统计员	葛玉莹(407)
相亲	何琼崖(414)
阿朱妈尼	刘 坪(422)
有这样一个夜晚	梅汝恺(431)
岳眉芝	应天士(439)
放鸭少年	马春阳(461)
迟开的花朵	杨秉岩(476)
篱笆记	张文英(493)
家事	王立信(507)
开顶风船的角色	任斌武(519)

马少清和他的连长

啸 平

人怎样变成屎的？

全班同志都高高兴兴的谈笑着，只有马少清一个人，孤单单的站在河边的树下发愁，从屋子里传出响亮的歌声，这只歌是三班集体创作的，创作出来给马少清听的：

日落西来又到东，
老油条是大饭桶；
上早操装肚子痛，
吃起饭来打冲锋；
上起课来打瞌冲，
打起仗来装蒜种！
……

马少清被唱出一肚子火，他回头向屋子里“呸！”的吐了一口唾沫，狠狠地骂道：

“我就是老油条，你们拿我怎么样？我又不想当干部，进步什么？不进步革命也不会杀我的头，要杀我的头，我马少清也只有一个头，怕什么？”

这一骂，好象把一肚子的冤气都骂出来了，他一时感到心

上舒服得多，便从耳轮上拿下已抽了半截的烟屁股来抽。

马少清抽完了那半截烟，站了起来，没精打采的背起枪。团部的通讯员，拿着文件，正向他面前走过来：

“连长呢？”

马少清没好声色的反问他：

“你什么时候把连长交给我？”

通讯员瞪起双眼：

“你这老油条真要老到底了！”

马少清这下可找到一个出气的目标了。他把枪杆放在旁边，卷起袖子，打算和他痛痛快快的打一顿架。

通讯员偏不理他，转了一个弯，找连长去了。

他又向他背后“呸”的吐了一口唾沫。

马少清感到这天下简直没有一个人肯和他谈点交情。因此，他对所有的人都抱着一种成见，当他看见人家的眼睛瞪在他的身上，他就认为人家一定是在讥笑他：“狗屎”“老油条”……

是的，“马少清”这三个字就是代表“狗屎”，代表“老油条”。革命三年多以来，从苏中一分区到二分区，从二分区到三分区，从三分区到四分区……从三团到一团，从一团到特务团……马少清到了哪里，讥笑、鄙视，就出现在哪里。

我们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：

“喂！你在哪一班？”

“第三班。”

“呸！倒霉！和那堆狗屎在一个班。”

“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正想打报告调到别班去。”

“……”

为什么在用世界上最美丽的称呼：“年青”、“春天”、“光荣”

“太阳”、“伟大”等等名词来形容它的革命队伍里，却偏偏有这堆到处洋溢着臭味的“狗屎”呢？

让我们来看看，一个人是怎样变成狗屎的吧！

马少清生长在一个自己没有田地的贫农家里。

除了把通年的血汗所收获的粮食交给地主以外，还得担负着无数名目的苛捐杂税。马少清一家人，给榨取得喝完最后一口稀饭，没法子再活下去了，爹娘只得把他送到一家店铺里当学徒。

学徒每天起五更睡半夜的干，才换得到吃不饱，饿不死的三顿饭，而且，这吃不饱饿不死的一条命，还得受到老板随意的打骂。店里一切的劳动，都由他去担负，连洗老板娘的马桶、裹脚布，也是他应负的责任。

马少清受到老板的压迫、侮辱，他心里很痛恨，在老板面前他故意忙东忙西，在背后就偷懒，有时候他还偷偷的跟老板捣捣蛋。从苦日子里，他就养成了会俏皮，好捣蛋的脾气。

本来要三年才能满师，只过了半年，一件意外的事故，使马少清脱离了学徒的生活。

有一天，老板叫他去买五条香烟。

回来的路上，碰到两个穿黄军装的“中央军”。两对眼珠马上在这学徒手里的香烟上转动。这个十五六岁的学徒，很快的就看出老总们的念头，他惊慌地把五条香烟，紧紧地抱在怀里，正打算溜走，两个老总早把他怀里的香烟抢过去了。

马少清呆呆地站在那里。五条香烟怎样回去交代，在店里只要多吃半碗稀饭，老板就要瞪眼珠，吹胡子。三年满师所能得到的工钱，怕也抵不上两条香烟吧。

这五条香烟就抵他一条命，现在回到店里，老板怎肯放过

他，赔不出就得给抓到衙门里坐监牢。逃回家去吧，这也不行，老板会追到他家里去要人的。一看到摆在他面前只有死路一条的时候，他大声哭喊起来。

现在除了上吊之外，恐怕没有别的路了。

才十五六岁的孩子，说什么也不愿意死的，再说，一条命难道只值五条香烟吗？

声音哭得嘶哑了的孩子，慢慢地站起来，把心一横，牙关一咬：

“当兵吃粮去吧。”

马少清所投奔的队伍，是怎么样一种队伍呢？

让我们听听老百姓愤怒的歌唱吧：

天上有颗扫帚星，
苏北有个韩德勤；
手下白养几万兵，
只会欺侮老百姓。

他就在这种队伍里，当了一个排长的勤务兵。

马少清每天除了服侍排长和排长太太之外，晚上，还要帮助排长出去“做生意”。

排长常常把他带到老百姓门口，轻声地交代：

“你在外面看风，这笔生意做得好，你也可以分到一点油水。”

排长就这么提着驳壳枪，到处抢老百姓的钱财。

于是，马少清便一趟一趟地赚到这种油水。

“跟好学好，跟叫化子学讨”，他还从排长那里学会了“做生意”的本事，同时，也学会了吃喝嫖赌的本事了。

这种享乐的生活，使他渐渐地忘掉了自己是从受苦的人群中来的。

这样，马少清也就变成了一个“只会欺侮老百姓”的队伍里的角色。

当日本鬼子打来的时候，“只会欺侮老百姓”的队伍，一枪也不发，一个招呼也不打的溜了！

有人替这种军队做了一个统计，说：“官太太比官多，官比兵多，兵比枪多，枪比子弹多。”这样的军队在日本鬼子的面前，当然成了“豆腐兵”。

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，为了把千千万万人民从敌人铁蹄下解放出来，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，渡江东进。他们使受难的人民，第一次尝受到自由，安乐……的幸福。

人民把最虔诚，最感激的称呼，来加到这人民军队的身上：“菩萨军”。

但是，“扫帚星”的军队，偏不让这种“菩萨军”存在，竟把向日本鬼子屈服的枪头来对准解放人民的新四军。

让我们再听听老百姓愤怒的歌唱：

多少鬼子不去打，
反共摩擦是专家！
囤积粮食发洋财，
准备投降也是他。

八月中秋天气晴，
韩德勤正好大调兵，
破坏抗战帮鬼子，

拼命进攻新四军！

苏北民众要安宁，
只有打倒韩德勤，
坚持抗战反摩擦，
打走鬼子享太平。

为人民所拥护的新四军，是钢铁的队伍，“豆腐兵”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当时新四军的战士，有一首英勇杀敌歌：

新四军全国威名扬，
十拿九稳打胜仗，
打鬼子好比吃大米饭，
打反动派好比喝米汤。

当十几万“豆腐兵”，发动反共反人民的摩擦以后，人民的军队在忍无可忍之下象喝“米汤”一样给他喝个干净。马少清也成了俘虏。从此，这个“只会欺侮老百姓”的军队里生长起来的年青人，便在革命队伍里变成一堆臭气冲天的“狗屎”了。

没有救药

孤单单的一个人，在外头坐了大半天，一直到吹吃饭哨子的时候，马少清才回到班里。

谁也没有跟他打一个招呼，端着饭碗，低着头，蹲在门角，默默地吃着。

在班里最和他死对头的张宝川，一洗好饭碗就拿起他那根三八枪，拆开零件来擦。他斜着眼珠溜了马少清一眼，就指着光头骂和尚地说：

“班长，我要是革命三年多，还是背着那根老套筒，我老早没

有脸见人了。”

这句话是指谁说的，哪个不知道！马少清看他那神气活现的样儿，已经早准备着揍他两拳头。

这张宝川，两个月前一个晚上，过公路的时候，遭遇到鬼子的汽车，连长命令三班冲上去解决，他第一个冲到最前面，扔过去两只手榴弹，汽车冒出烟火，停住了，他冲上去便缴到那支三八枪。从此以后，差不多每天都把这支枪在马少清的面前晃来晃去。

你看，他现在一吃完饭，又到马少清面前来说风凉话了。

马少清再也沉不住气。一个箭步，冲到了张宝川面前，两只眼睛凶狠地象打架的公鸡：

“你说谁？”

张宝川看他来势很凶猛，赶忙把枪放在床上，做了一个提防他动手的姿势：

“谁愿意承认就算说谁。”

马少清卷起袖子，逼上一步：

“你骨头痒了！”

刚要动手，班长拉开他，严厉地说：

“有话好说，为什么要动手打人，这还象个革命同志吗？”

张宝川指着他的脸，翻开他的老账：

“看你革命三年多了，还是老一套，人家批评你，你不接受意见，还要动手打人。你想想你自己，打仗怕死，满肚子的享乐观念……”

马少清是死也不肯在他人面前低头认错的。不错，他做的错事，三天也说不完；公差贪污，企图腐化，打算开小差，火线上发洋财，发牢骚，讲怪话……哪一桩他没有干过？！但是，他不甘心

在人家面前丢了自己的面子，你们看不起我，我更不肯接受你们的意见。

“谁看见我打仗怕死？”

张宝川就拿出证据来：

“你还赖！谁都看见的。上次打增援，你为什么从前面退下来？”

“我是从前面到后面来看地形。”

听到他还要赖皮，张宝川可冒火了：

“放你的狗屁！怕死还说俏皮话！”

“妈的格屁！”

马少清骂了一声，就举起拳头，班长早拦腰把他抱住，一把把他推到墙角：

“你这太不象话了，犯了错误，不虚心检讨，还要打人。”

正当这个时候，曹连长在门口出现了。

曹连长一看到班里的情形就说：

“马少清，你又生事了！”

“你哪只眼睛看见我生事的？”

对这曹连长，马少清也是抱着老大成见的。

“不是你是谁？”

曹连长正要问个清楚，马少清已经逼到他面前，大声地问他：

“你不调查清楚就下结论，你当什么屁连长？”

每天连里所发生的纠纷，打老百姓、贪污、发牢骚、吵架……总是他闹出来的。他连长为他已经花了不少的心思，谈话、斗争会、队前批评、捆、骂、关禁闭……他还是“老一套”。

现在又骂他屁连长，他实在忍不住了：

“把他捆起来！”

大家便七手八脚的把马少清捆了起来。

关了一天禁闭以后，马少清病了。

两个人的影子，老是在他脑子里转动。

一个是曹连长，一提起这曹连长，他就生气：这家伙，“新四军官兵平等，不打不骂”的话整天挂在嘴里，对他马少清却动不动就开口：“妈的格屁！”还说什么“反对军阀残余”呢。

但是，曹连长在连里的威信可不错啊！

他走到哪一班，哪一班的同志们，都高高兴兴的围上去问东问西，说说笑笑的。在火线上，只要他手上的快慢机一响，嘴里一声喊，没有一个不跟着冲上去的。

那么，为什么曹连长对他马少清，偏偏是另一种态度，又是骂，又是关禁闭，有时还要打……呢？还不是自己做的错事太多吗？

为什么要贪污，就是因为艰苦的生活过不惯。吃青菜汤便说怪话：

“新四军天天吃青菜汤，有三个好处：一是当菜吃，二是当茶喝，三是当洗碗水。”

为什么在火线上，偷偷地从前面走到后面来呢？还不是怕死，一提到怕死，脑子里又转动着另外一个人的影子了。张宝川那神气活现的样子真叫他生气。

张宝川，革命还不到两年。说是家里本来在鬼子“二黄”（二黄是指伪军）的地区，日子过得很苦，后来新四军解放了那个地方，实行了减租减息，给他家里带来了好光景，他便自动来参军。

这才十八九岁的孩子，打了几次仗，都打得很漂亮，给选上

了战斗英雄。全连哪个同志不亲亲热热的小张长，小张短的叫着。他也整天得意洋洋的笑着，跳着，就象一朵在春天里开放的鲜花一样充满了生气。他马少清却是一整天的哭丧着脸，谁也不愿睬他。

想到这里，他捶着胸膛，伤心地叹口气：

“唉！不进步的人真苦啊！”

他打算马上到曹连长那里，声明他从今天起下决心转变，做一个好同志，但是他的身体象有千斤重，爬也爬不起来，翻了一个身就昏沉沉的睡着了。

马少清醒过来的时候，窗外的操场上，正传来跑步的哨声和“一二一，一二一，……”的口令。他睡了一夜，身体已经好得多，精神虽然还有点不舒服，但是只要情绪好还是可以起床来上操的，他却懒得起来，决定睡他一天觉再说。

班长走进来，一手拉开他的被窝：

“马少清，快起来上操。”

马少清装着没听见，紧闭着眼睛，把脸转过去，一手拉过被窝，把它直盖到头上，说：

“我有病。”

班长也不看个清楚就说：

“又犯政治病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犯的是政治病，你去报告连长，拍干部的马屁去吧。”

班长真的找连长去了。

听到马少清又犯了“政治病”，曹连长便到第三班来。

他想：这家伙，批评、斗争会、关禁闭、打骂……样样都

没有办法，他想到指导员常常劝他不要用打骂的管理方式，便打算好好的来跟他谈一谈。他走到马少清身边，轻声地叫：

“马少清！”

马少清仍紧闭着眼睛，装着没有听见，他打算任凭他连长怎样批评，怎样叫喊，他都不睬。

“马少清，你为什么不答应？”

曹连长有点光火，但是仍竭力冷静地叫着：

“喂！你耳朵聋了吗？”

连叫了几声，马少清仍没有答腔，这下子他忍不住了：

“妈的格屁！装病装得可象呢！”

突然，马少清一骨碌爬起来，拿起床边一碗刚从锅里打来的稀饭，往曹连长的头上直淋下来：

“老子就是装病，你拿我怎么样？”

屋里马上乱哄哄的吵起来，大家一齐把马少清拉住。曹连长满脸淋着滚烫的稀饭，痛得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门外拥挤着看热闹的人，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言：

“这简直是造反了……”

“对上级这种态度，这还了得……”

“没有救药，真是没有救药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整 风 回 来

抗战已经到了第八年。

在国民党的大后方，还是节节败退，日失一城，一退千里。相反的，坚持在敌后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，都已经开始局部的反攻，不断的收复失地。很清楚的，争取抗战最后胜